

# 原始基督教生命体验的特征\*

##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Christian Life Experience

海德格尔著 庄振华译

Martin HEIDEGGER

### 译者简介

庄振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UANG Zhenhu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zhh.zhuang@gmail.com

## Abstract

The part was written one year after the critical War Emergency Semester (1919), Martin Heidegger made use of the theme of early Christian life experience and developed more detailedly some of his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facticity, temporality, self and the threefold world, which has shaped in advance respectively the thought about Being, time, Dasein and world in *Being and Time* (1927). But Heidegger's analysis of early christian life experience serves not only as topic or instance, but also demonstrates an original methodology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ical thought. This methodology takes life experience as principal axis, makes religious factual life experience incomparably close to proper self on the one hand, but falls not into pure egoism or gnos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It keeps the holy grace and spirit more properly in transcendence, and makes them free of being swallowed by the theoretical subject. This way of analysis opened by Heidegger affect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dogmas, and became a mighty trend of belief not to be ignored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ologians such as Rudolf Bultmann.

**Keywords:** Martin Heidegger; Early Christianity; Life Experience; Temporality; Facticity

### 第30节 事实性生命体验与宣道

宣道的对象：我们必须区分对观福音书作者的宣道和保罗的宣道。在对观福音中，耶稣宣告了神的国，*ἡ βασιλεία τοῦ θεοῦ*<sup>①</sup>（《路加福音》16: 16）。在保罗的宣道中，宣道的真正对象已经是作为弥赛亚的耶稣本人了。参见《哥林多前书》15: 1-11。这里有保罗的一些本质性教导，但它们是并且一直是被编织到那“如何”，被编织到生命中了；这里关涉的并不是特具理论性质的学说。参见《罗马书》1: 3、《罗马书》10: 9。重生并向作为主的上帝的儿子告解，这乃是得救赎的根本条件。我们今日所用的那种福音概念是从查斯丁（Justin）和伊拉尼斯（Irenäus）以后才有的，而且完全不同于保罗的福音概念（具有实施特征）。《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还具有源初的那种含义。（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ἀρχὴ τοῦ εὐαγγελίου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在这里要将“耶稣基督”理解成宾语属格。）

基督徒的事实性生命体验只要总是以宣道开头，它就是以历史的方式被规定的。基督徒与周围世界之间的整体关联在《哥林多前书》1: 26, 27和7: 20中被探讨过。生命的重要性如故，但一种新的态度产生了。我们希望进一步这样追索宣道的问题，乃至我们将内容的因素完全弃置一旁了；如今需要经受住考验的一点是，基督教的宗教性过着（lebt）时间性。需要理解的是，共同世界与周围世界方面的种种关联对于基督徒而

---

\*本文译自《宗教现象学导论》（1920-1921年冬季学期讲座）第二部分第五章。The translation is part of Martin Heidegger's series of lectures in 1920-1921. The original please see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esamtausgabe*, Band 60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5), S. 116-125.

<sup>①</sup> 对于文中出现的德文之外的其他语种，如果海德格尔自己随文给出了解释，我们将该语种文字照录，不再翻译；如果海德格尔直接使用该语种，并附上译文，置于其后的圆括号中。——译注

言有些什么意义，而如果有意义的话，又是以何种方式有意义。基督教的事实性生命体验是通过下面这一点而以历史的方式被规定的，即它是与那宣道一道产生的，这宣道在某个瞬间触及人，此后就一直在生命的实施（Vollzug）中与这人共生了。这种生命体验在它那方面又进一步规定了在它当中出现的种种关联。

原始基督教的事实性凭借其全部的源初性，根本没有赢获任何超常性，也根本没有赢获任何特殊性。一切事物，凭借实施达到的绝对改造，在俗世之事实性方面一仍其旧。基督徒生命的重点乃是一种合于实施的重点：《帖撒罗尼迦前书》3: 3; 5: 9。所有主要的实施整体关联（Vollzugszusammenhänge）都交汇于上帝之上，而且在上帝面前进行。ἀναμένειν（期待）也是在上帝面前的切盼。事情针对的不是未来的某种内容的重要性，而是上帝。时间性的含义乃是从与上帝的根本关系出发来规定自身的，当然这就使得只有那以实施的方式过着时间性的人才理解永恒性。只有从这些实施整体关联出发，上帝之存在的含义才能被规定。彻底经历它们，才是先决条件。此外还要追问的是，教义方面的概念构想是如何从这样的一些实施整体关联中产生的。本质性的一点是，宣道总是在那里共生的；不是仅仅作为值得感怀的回忆。

在这种已成状态（Gewordensein）中，基督徒应当对周围世界和共同世界采取何种态度（《哥林多前书》7: 20; 1: 26及其后各页。σοφοί[智慧]，δυνατοί[有力]，εὐγενεῖς[出身高贵]）？——Τὰ ὄντα（诸存在者）：俗世生活的现实性成了目标所指。生命的现实性在于占有这些重要之处的趋势之中。但这些重要之处在基督徒生命的事实性内部是根本无法加以支配的。反而ἐν τῇ κλήσει μενέτω（要停留在你被召唤进入的那种境况中）！这里事情关涉的仅仅是赢获对此的一种新的根本态度。如今这是必须依照合于实施的结构而被表明的。现实生命中的种种重要之处虽说在此存在着，它们却ὡς μὴ（仿佛像不这样那般）被经历。

### 第31节 原始基督教宗教性的关联义

原始基督教宗教性与周围世界（Umwelt）、共同世界（Mitwelt）、自身世界（Selbstwelt）之间的关联义（Bezugssinn）尚待规定；真正的自身（Selbst）还需与自身世界区别开来。自身世界方面的种种关联恰恰最沉重地被击中了：假象如影随形般附于自身世界方面的关切之上。保罗很清楚，这些关联方向要求某种特有的刻画，他是以一种表面看来很流行的概念给出这种刻画的：πνεῦμα（精神）、ψυχή（灵魂）、σάρξ（肉身）。这些概念恰恰给出了显示下面这一点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种方向颠倒了的理解，是完全无法切中本己的含义的。人们将它们理解成一些属性和事物规定性。只有对那些意义整体关联的正确阐释才能促成某种宗教史的比较。但材料的一切汇编先前对于哪怕最少的一点理解都是没有用处的。

阐释必须被维持在第一个层次上。理解有一些主观的界限：καινή κτίσις（一种新的创造），《加拉太书》6: 15（κλήσις，召唤）。《哥林多前书》7: 20很突出。一个人应该保持在他所处的那种天召中。γενέθαι（已成）是一种μένειν（保持）。在一切激进的改造中都有某种事物保持着。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这种保持？它是否被接纳到那生成之中，使得保持的意义从已成状态出发，依照“什么”和“如何”才被规定？某种特有的意义整体关联凭此便显现出来了：与周围世界的这些关联并非从它们所涉及的、内容上的重要性获得其含义的，而是相反，被体验到的重要性的关联与含义乃是从源初的实施出发规定其自身的。以图式化的方式说：某种东西保持不变，然而它又被激进地改变了。这里我们居有了种种机智的悖论交互游戏的一个场所，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巧妙的表达阐释不了任何东西。

被改变了的不是关联义，更不是内容方面的东西。因而基督徒并不出离俗世。倘若一个人蒙召作奴隶，他就根本不应当陷入那样一种趋势

中，即他仿佛能借由增大他的自由而而他的存在赢获些什么。奴隶应当保持为奴隶。他身处何种周围世界意义中，那是无所谓的。作为基督徒的奴隶免除了一切束缚，但作为基督徒的自由人则变成了上帝面前的奴隶（γενέσθαι[已成]是上帝面前的一种δουλεύειν[服事]）。这些涉及周围世界、涉及天职与涉及人之所是者（自身世界）的意义方向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规定基督徒的事实性。尽管它们在那里，它们还是在那里被保存，而且在那里才真正被归派（zugeeignet）。周围世界的种种重要之处通过已成状态而变成了时间性的事物。事实性依照这个方向来看的意义将自身规定为时间性。到此为止，与周围世界及共同世界之间的关联义都是纯粹否定性地被规定的。只有当这些关联根本不可能促发原始基督教之宗教性的那种统领义（den archontischen Sinn）时，才会产生对基督教与周围世界及共同世界之间关系的那种肯定性的追问。

现在转而讨论基督徒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联义。这是一些深奥的整体关联，与自身世界之间的那些关联恰恰是通过基督徒的已成状态而最尖锐地被击中的。在保罗自身那里，这些整体关联只是很简短，但也很尖锐地被触及了（《哥林多书》与《腓立比书》）。保罗自己很清楚，这个关联方向要求专属于它自己的一种刻画（πνεῦμα—精神，φυχή—灵魂，σάρξ—肉身）。通常这些概念都被理解成描述现状之用的。周围世界和共同世界的那些整体关联一同构成了事实性；但只要它们在时间性中被经历，它们就是时间性的事物。

《哥林多前书》7: 29-32：我们将γενέσθαι（已成）当作δουλεύειν（服事）和ἀναμένειν（盼望）。在这里：καιρὸς συνεσταλμένος（那约定的时候减少了）。只剩下很少的时间里，基督徒总生活在“只还剩一点点”中，这增加了他的窘境。被压缩的时间性对于基督教的宗教性具有建构作用：某种“只还剩一点点”；没有任何时间可供推延的了。基督徒们应当是这样的，以至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如此等等。Τὸ σχῆμα τοῦ κόσμου（此世当前的形态）：俗世的形态归于消失；σχῆμα（形态）并没有太客观的含义，而是指向自身采取某种态度的做法。《罗马

书》12: 2表明了该如何理解σχῆμα (形态) : καὶ μὴ συσχηματίζεσθε τῷ αἰῶνι τούτῳ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从此处人们便看出了σχῆμα (形态) 的实施特征。保罗那里的种种整体关联不可在伦理上被理解。由此看来, 当尼采指责他怀有怨恨之心时, 那是一种误判。怨恨不属于这个场域。在这种整体关联中, 根本说不上什么怨恨。人们若是顺着怨恨的方向走下去, 那就表明他们根本什么都没理解。

人们禁不住要以“仿佛” (als ob) 去翻译ὡς μὴ (仿佛像不这样那般), 但这行不通。“仿佛”表现出一种客观的整体关联, 而且引起如下的观念, 即基督徒应当排除与周围世界的这些关联。这个ὡς (仿佛像) 在积极的意义上含有一种此处补入的新含义。那μὴ (不) 涉及基督徒生命的实施整体关联。所有这些关联在实施的时候各自都经历了某种延迟, 使得它们发生自基督徒的生命整体关联的本源。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直线性的, 而是折断的: 一切周围世界关联都必须穿过已成状态之实施整体关联, 使得后者也一同在那里存在, 但这些关联本身以及它们所涉及者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被触及。据说能把握这一点的人就应当去把握这一点。基督徒生命脱离俗世的状态听起来很消极。若是得到本己的理解, 体验整体关联 (Erlebniszusammenhang) 便只能从基督徒生命整体关联之本源出发而被理解。当然,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在教养的某一个层面上也存在着某种完好无损的生命整体关联, 此事与某种生活的和谐毫无关系。因为这种折断, 基督徒们的急迫和痛苦还增长了, 他们将自身置于最内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文句似乎很容易解释, 但在获得本己的理解时却总是变得更困难。基督徒的生命照周围世界那方面来看, 应当获得自明性 (《林前》4: 11-13)。

### 第32节 基督教的事实性作为实施

基督教的生命体验并未因为已成状态而被改变分毫。基督教生命体验的关联义不同于周围世界中的那种关联义。倘若周围世界的那种关

联义在基督教的生命体验中是独立的，那么保罗的某些文句就无法理解了。朝着基督教生命体验的转向涉及实施。为了显扬事实性生命体验的关联义，人们必须重视的一点是，它愈发“困难”了，它 ἐν θλίψεσιν（在压抑中）实施。种种实施现象必须被事实性这一含义包夹起来。保罗将实施提升为主题。这叫作 ὡς μή（仿佛像不这样那般），而不是 οὐ（非）。这个 μή（不）显示出朝向实施性因素的那种趋势。μή（不）有着那种可回溯到实施之上去的关联。

通过对各种现象的这种分节表达（Artikulation），我们就有必要撇开任何心理学图式不顾了。人们必须让诸种现象在其源初性中呈现自身。凭着“带到现成给定状态（Gegebenheit）”还一无所获。只有通过现象学的解构才能有所成功。参见《哥林多前书》4: 11：保罗说，“做我的后人！”他放弃了一切俗世的手段和重要之处，还要自己开出一条路来。通过放弃俗世的那种自卫方式，他生命中的急迫便增长了。走进这样一种实施整体关联中来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基督徒有这样一种意识，即这种事实性无法凭他自己的力量而被赢获，而是源自于上帝的——这是恩典作用的现象。对这些整体关联进行某种阐释是极为重要的。这种现象在奥古斯丁和路德看来乃是关键之所在，参见《哥林多后书》4: 7起：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μὴ ἐξ ἡμῶν（归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然后有了种种对立；θλιβόμενοι, ἀλλ' οὐκ（受困，却不……），如此等等。“我们有这（基督教事实性的）宝贝放在瓦器里。”唯有我们基督徒方可支配的那点东西，是不足以达成获得基督教的事实性这样的任务的。

若是没有了基督教的事实性，生命中的种种重要之处将会起决定作用，而且会改变关联整体（Bezugszusammenhang）。但在这里，事实性生命的意义方向却是相反的。那实施超出了人的力量之外。从人自己的力量出发，它是不可想象的。从人自身出发，事实性生命是无法给出什么动力的，即便达到那 γενέθαι（已成）的动力也无法给出。通过过分增大某种重要性，生命尝试自行“赢获”某个“立足点”。这个“立足



点”概念在事实性生命体验的某种完全确定的结构中有某种意义。人们不可将它运用到基督徒的生命体验上去。基督徒不是在上帝中寻找他的“立足点”的（比较雅斯贝斯语<sup>①</sup>）。这是一种渎神行为！上帝从来就不是什么“立足点”。勿宁说，“有立足点”这一点总是考虑到某种特定的重要性、立场、世界观察方式而被实施的，只要上帝在赋予和赢获立足点的活动中成了某种重要性的相关项，便是如此。基督教的世界观：真是谬言！它并不产生于某种历史性的整体关联，像基督教那样。谁若是不“领受”（δέχεσθαι），就无法将事实性坚持到底或者得到那“知识”。参见《哥林多前书》3: 21起，《腓立比书》2: 12起。从周围世界在基督徒生命体验内具有的意义中产生下面这一点，即世界并非偶然地在那里存在的。它绝非ἀδιάφορον（漠不相关的）。通过将种种关联整体回撤到真正的实施中去，俗世——以及自己的世界——的重要性就在特有的意义上被居有和被体验了。

### 第33节 作为“知识”的实施整体关联

χρᾶσθαι κόσμους（与俗世交涉），μὴ συγγραματίζειν（不做交易）要求某种特定方式的自行决断：δοκιμάζειν（考验）、εἰδέναι（知道）。只要人们从当今的心理学和认识论出发，而且诸种意识现象也能被规定下来，人们就会走到一种谬误的“知识”观这里来。通过将知识刻画为某种“实践知识”，人们并未接近它的含义结构。人们不可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预设为己知的，然后对这种知识加以改造。关于“知识”回指到哪种根本性整体关联中去的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回指到 δουλεύειν（服事）和 ἀναμένειν（期待）的那些整体关联中去。那知识并非随附在侧并自由漂游着的，而是始终在场的。诸种实施整体关联本身依照其自己的意义来看乃是某种“知识”。参见《哥林多前书》2: 10: ἡμῶν

<sup>①</sup> Karl Jaspers,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Berlin: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GmbH, 1919), 第三章c: 无限者中的立足点。

γὰρ ἀπεκάλυφεν ὁ θεὸς διὰ τοῦ πνεύματος; τὸ γὰρ πνεῦμα πάντα ἐραυνᾷ, καὶ τὰ βάθη τοῦ θεοῦ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如此等等。

那“知识”照其自己的本质来看要求πνεῦμα ἔχειν (居有灵)。在现代注经著作中, 人们就πνεῦμα这个词的诸种意义, 研究了同时代的文献, 以及更远古的文献, 最后追溯到柏拉图那里。人们尤其在“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os) (收于所谓的“《赫尔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sup>①</sup>中)的某些文句里看到与此类似的东西。那些文句在语言一风格上和时间内与保罗是相合的。人们说, 在前面被引用的文句(《哥林多前书》2: 10起)中, 保罗将自己刻画为“属灵的人”(Pneumatiker)。据说人本身变为神了。Ἀνὴρ πνευματικός(人的精神)据说是属神的, ἀνὴρ φυσικός(人的灵魂)则是他之中属人的。这处文句那时充当了以希腊化时代的种种神秘宗教为保罗著作中的某种整体关联所作的论证。<sup>②</sup>但这种看法走偏了。在客观历史意义上, 这种看法无可厚非, 但从实施史的(vollzugsgeschichtlichen)解释出发来看, πνεῦμα(精神/灵)、ἀνακρίνειν(寻求)、ἐραυνᾷ(事情)、τὰ βάθη τοῦ θεοῦ(上帝的深度)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保罗那里的πνεῦμα(精神/灵)乃是实施的基础, 那知识本身即源于这个基础。πνεῦμα(精神/灵)在保罗那里是与ἀνακρίνειν(寻求)和ἐραυνᾷ(事情)处在整体关联中的(《哥林多前书》2: 15; 也参见《哥林多后书》4: 16, “外在的”和“内在的”人; 《罗马书》8: 4起。πνεῦμα-σάρξ[灵-肉]。) Σάρξ(肉)是一种φρόνημα(心意、精神)(8: 6), 一种信念; 这就是说, 生命的一种趋势。《加拉太书》2: 20; 《腓立比书》1: 22: σάρξ(肉)是周围世界生活中那种真正的事实性的实施整体关联。因而它的对立面πνεῦμα(精神/灵)就是δουλεύειν(服事)和ἀναμένειν

<sup>①</sup> 亦译“《秘义集成》”。——译注

<sup>②</sup> 参见Richard Reitzenstein, *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religionen* (Stuttgart: Vieweg+Teubner Verlag, 1956), 见前揭。

（盼望）。在保罗那里根本没有  $\piνεῦμα \epsilonἶναι$ （成为灵）之说（像在《赫尔墨斯文集》中那样），而是有  $\piνεῦμα \epsilon\chiειν$ （居有灵）、 $\epsilonν \piνευματι περιπατεῖν$ （活在灵中）或者  $\epsilonπιτελειθαι$ （受制于）的说法。因而将  $\piνεῦμα$ （灵）看作人的一部分的做法是错误的， $\alphaνθρωπος \piνευματικος$ （属灵的人）毋宁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某种特定的生命品质。这意味着  $\pi\alphaντα \alphaνακρινειν$ （普遍寻求）。与此形成尖锐对立的是理论认识，是秘教著作中的那种  $\pi\alphaντα \gammaνωριζειν$ （普遍之知），参见《哥林多后书》3: 3。在秘教术士与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对立。秘教术士由于进行操纵（Manipulation），被从生命整体关联中剥离出来了；在某种迷狂状态下，上帝和大全（All）都当下被居有了。基督徒不知道任何这样的“狂热主义”，他毋宁这样说：“让我们警醒。”对他而言，这里展现出来的恰恰是基督徒生命中巨大的困难。

真正的宗教哲学并不产生于哲学与宗教中的种种预先被把握住了的概念。毋宁说，从某种特定的宗教性——对于我们而言乃是基督教的那种宗教性——出发，就有了从哲学上把握住它的可能性。为什么恰恰是基督教的那种宗教性落在了我们考察的焦点上，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只有通过解决种种历史性整体关联的问题，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在于赢获与历史的某种真正而本源性的关系（这种关系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和事实性出发方可阐释）。这里的关键在于，历史的意义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历史“自在的”那种“客观性”便消失了。只存在着从某个当前而来的某种历史。只有如此方才可以讨论某种宗教哲学的可能性。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Heidegger, Mart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esamtausgabe, Band 60.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5.

Jaspers, Karl.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Berlin: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gmbH, 1919.

Reitzenstein, Richard. *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religionen*. Stuttgart: Vieweg+Teubner Verlag, 1956.